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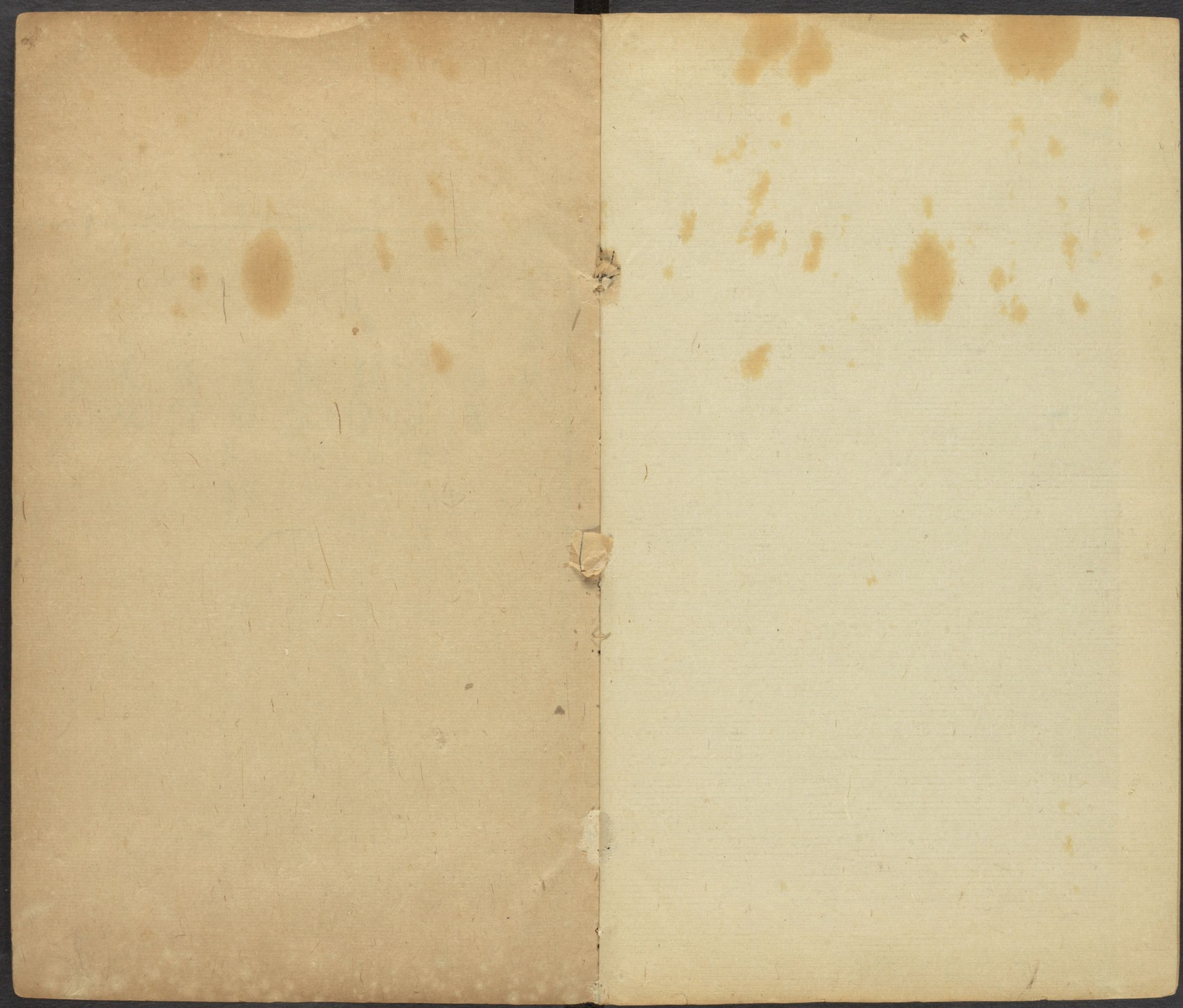
呂氏春秋
四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8 1956

T1126/7134

4



呂氏春秋

第十四卷

孝行覽 凡八篇

孝行

本味

首時 一作眉時

義賞

長攻

慎人 一作順人

遇合

必已一作本知

呂氏春秋卷十四

孝行覽

孝行

一曰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殖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眾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



堯之時雍本于
親睦舜之風動
原于克諧一孝
立而化行宇內
固其所也

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寃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

引此段相連說
畢竟歸重于孝

先王治天下之
大經大法却不
列此五者

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爲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爲其近於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

推原其孝廣錫
尔類故也

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
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
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
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
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樂。正。子。春。下。
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
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
敢。問。其。故。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吾。聞。之。曾。
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孝卒為難如舜
五十而慕方可
言卒

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步。
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
也。嚴。親。之。遺。躬。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養。
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
卒。為。難。父。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
謂。能。終。矣。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
信。此。者。也。疆。者。疆。此。者。也。樂。自。順。此。生。也。刑。自。
逆。此。作。也。

本味

叙湯得伊尹事
秩、有序

二曰求之其本。經句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非賢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賢。有佻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媪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佻氏。有佻氏不可。伊

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爲媿。有佻氏喜。以伊尹爲媿。送女。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在。以爲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後樂。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爲殫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歡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熄社稷必危殆。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凡賢人之德。有以知之也。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

以知音之難喻
知賢之難

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復爲鼓琴者。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矣。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湯得伊尹。被之於廟。爨以燿火。釁以犧豎。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爲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

伊尹借五味以論五行之理。見致治之道。要于調和五行之得其宜。無有過越。然後治功成。德不外乎仁義也。

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爲紀。時疾時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濃。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膩。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雉鱖之翠。述蕩之擊。旄象之約。流沙之西。

設喻議論奇怪
不九

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
之鱖東海之鮪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
百碧萑水之魚名曰鮭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
西海夜飛游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
之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
餘脊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
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
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
菌鱸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

結歸要道本于
仁義甚中肯綮

澤之卵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
稌南海之秬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
江之丘名曰搖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
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
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箕山之東青
島之所有苾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
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
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疆為必先知
道道者止彼在已已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

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已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

首時 一作齊時

三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遲而速以待時。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美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時固不易得。太公望東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無其主。聞文王賢故釣于渭以觀之。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

此篇提時字立柱先歷舉古事分節引證而以時至與未至結應之已復此物比事間錯博論而以時不以而抱結之不受疆領不失步驟惟意驅馳且行且

願千里良材也

言之於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說。伍子胥以為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吳王僚為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賢良。選練士。習戰鬪。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舉。九戰九勝。追

歷引喻見集
事在于遇時若
有其智而不遇
時雖仲尼不免
素王况下此者
乎

北千里。昭王出奔隨。遂有郢。親射王宮。鞭荆平
之墳。三百鄉之耕。非忘其父之讐也。待時也。墨
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
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
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
之楚乎。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時亦然。有
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有桀紂之時。而
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
不可離。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

一篇之內。或以
故事影之。或以
景物叙之。或換
難多句。一切題

時。時至。有從布衣而為天子者。一暗應而得
天下者。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有從匹夫而報
萬乘者。故聖人之所貴。唯時也。有論水凍方固。后稷
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雖智。而不遇時。無
功。方葉之茂。美終日采之。而不知。秋霜既下。衆
林皆羸。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鄭子陽
之難。獬狗潰之。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衆因之
以殺子陽。高國當其時。狗牛猶可以為人唱。而
况乎以人為唱乎。饑馬對論盈廐。嘆然未見芻也。饑

醒語

狗盈窖。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禁。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取徐州。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而衛取繭氏。以魯衛之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遇其時也。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亂世當之矣。天不再與。時不久留。能不兩工。事在當之。

義賞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

賞善懲惡。馭世之大權。首以天道引起。下反覆詳言賞罰之當。否段之收束。繳轉合縫。處極為緊密。

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姦偽賊亂。貪戾之道興。久興而不息。民之讐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郢人之以

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賞罰易而民安樂。氏羗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也。皆成乎邪也。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魚。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數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

賞不紐于一時
之見而以久遠
為慮

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成乎詐。其成毀。其勝敗。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勝

賞不以一時之
功而以君臣之
禮

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秦勝於戎而敗乎
殺。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柏舉。武王得之矣。故一
勝而王天下。眾詐盈國。不可以為安患。非獨外
也。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張孟
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為首。何也。襄子
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
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
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者矣。賞一人而天下之
為人臣。莫敢失禮。為六軍則不可易。北取代東

迫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
智伯。斷其頭以為觴。遂定三家。豈非用賞罰當
耶。

長攻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疆弱。必有其遇。然後可
成。各一則不設。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武也。
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
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
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雖不肖辱未至

起語數句一篇
精神命脉具見
于此有含蓄有
提撥

於此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於此。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亡國之主。不聞賢。譬之若良農。辯土地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始在於遇時雨。遇時雨。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爲也。越國大饑。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王年少。智寡材輕。好須臾之名。不思後患。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食得其

卒。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阨。以有吳哉。故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讐。而養吾仇也。財匱而民恐。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饑代事也。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

欲取而先善之
老子所謂將欲
取之必先與之
先誠後伸之術
也當時善用此
法

不然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
攻之非義兵也饑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
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
亦饑使人請食于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爲
擒楚王欲取息與蔡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
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
吾請爲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襲之
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
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趙簡子病召太子而

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
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
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
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
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
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慮
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
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馬
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

請觴之。馬郡盡。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操兵以鬪。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道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與反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備遵理。然而後世稱之有功。故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

慎人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爲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

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夫禹遇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水潦川澤之湛滯壅塞。可通者。禹盡爲之。人也。夫湯遇桀。武遇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爲義。以憂苦於民。人也。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罟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

二段模擬處仿
錦似賦蒼勁有
古色

無不戴說。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時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號而虜晉，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

謀無不當，舉必有功，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必無此名矣。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務博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藿不糝，宰予備矣。孔子絃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愀然推琴喟然。

此隱語也與歲
寒然後知松柏
之後凋也意同

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
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
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丘也拘
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
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
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
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
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執干而
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

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
於此則窮達一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
虞乎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遇合

七曰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
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
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為第
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
得一人用可為師不為無人以此遊僅至於魯

以喜怒為用舍
故有不勝任之
患所以貴乎審
諸已

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任久不勝則幸反為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已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為苟。必審諸已。然後任。任然後動。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遇惡得不苟。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惡得不苟。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謬。越王不善為野音。而反善之。說之道亦有如

漢之設喻最遠
寂神

此者也。人有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為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妯知之曰。為我婦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之。婦之父母以謂為已謀者。以為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若人之於滋味

無不說其脆而其脆未必受也。文王嗜菖蒲俎。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上海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讐糜雉。頰廣顏色如淡頰。垂眼臨鼻。長肘而盤。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讐糜往謝焉。楚王恠其名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

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知。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天下之民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羣孽大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十猶尚幸。聖賢

摠收上段宜遇
不宜遇係國之
所以衰亡雙關
有波

以奉人之本歸
結于君身

此詳論賢人不
遇于時而貴人
主之不知有感
慨悲傷之意

之後。反而孽民。是以賊其身。豈能獨哉。

必已

八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
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
信。故伍員流乎江。萇弘死藏其血。三年而為碧。
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疑。曾
子悲。莊子行於山中。見木甚美。長大。枝葉盛茂。
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
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矣。出於山及邑舍。

不材得終天年
莊子常論此却
添出以不材見
殺一節用以相
形甚新奇有味

似之而非語最
妙不如如此點出
不分明

故人之家。故人喜。具酒肉。令豎子為殺鴈饗之。

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一鴈不能鳴。請奚殺。主

人之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

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人之鴈。

以不材死。先生將何以處。莊子笑曰。周將處於

材。不材之間。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

乎累。若夫道德則不然。無訐無訾。一龍一蛇。與

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禾為量。而浮

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

意與前章同而
稍較淺

累此神農黃帝之所法。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
傳則不然。成則毀。大則衰。廉則剝。尊則虧。直則
骹。合則離。愛則墮。多智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
而必。牛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
沙之中。盜求其橐中之載。則與之。求其車馬。則
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盜相謂曰。
此天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愬我於萬
乘之主。萬乘之主。必以國誅我。我必不生。不若
相與誅而殺之。以滅其迹。於是相與趨之。行三

仍是材不材俱
有累意

十里及而殺之。此以知故也。孟賁過於河。先其
五船人怒而以楫虺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
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鬚指。舟中之
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
涉無先者。又况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知與
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蓋有
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也。宋桓司馬有寶
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
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

及也。紂爲不善於商。而禍克天地。和調何益。張
毅好恭。門閭帷薄。聚居衆無不趨。輿隸姻媾小
童無不敬。以定其身。不終其壽。內熱而死。單豹
好術。離俗棄塵。不食穀實。不衣芮溫。身處山林
巖堀。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孔子行道
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
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
說之。因爲野人曰。子不耕于東海。吾不耕於西
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

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解馬而與
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外物。豈可必哉。君
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
愛。敬愛人者。已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已
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已。無不遇矣。

呂氏春秋

第十五卷

慎大覽 凡八篇

慎大

權勳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貴因

察今

呂氏春秋卷十五

慎大覽

慎大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疆。愈恐。凡大者。小鄰國也。疆者。勝其敵也。勝其敵。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疆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故賢主。於安思危。於達思窮。於得思喪。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桀為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顛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

以論國之興衰
在于敬怠故湯
武以聖敬羨勝
而與桀紂以荒
淫亡深究存亡
之原探致治之
要誠治道之龜
鑑也

情難得。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賢良鬱
怨。殺彼龍逢。以服羣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莫
敢直言。其生若驚。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
賢。矜過善非。主道重塞。國人大崩。湯乃惕懼。憂
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
由親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曰。桀
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
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
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伊尹盟。以

伊尹五就湯五
就桀皆是成湯
真君惡日改見
湯愛君之至處

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
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
與鬪。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
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
於國西以進。未接亦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
離散。爲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
湯立爲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
不去疇。商不變肆。親鄰如夏。此之謂至公。此之
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

叙事中寓新制
之意正見湯武
之憤大處

祖伊尹世世饗商。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舉。命封黃帝之後於鑄。封帝堯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舉。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發巨橋之粟。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困窮。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表商容之間。士過者趨。車過

此武王之德一
句收繳上意提
醒甚快

者下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爲諸侯。諸大夫賞以書社。庶士施政去賦。然後於濟河西歸。報於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馬弗復乘。牛弗服。釁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第

虜言所知武王
拜之是不泄通
之一事

名 老人中人二城

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
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履虎
尾終吉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
之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
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
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
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
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
也而喜所以為亾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

善持勝者以術
強弱此一篇大
旨至結發之大
有含蓄

兩語點盡一篇
之章旨

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
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
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
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
勝者以術疆弱

權勳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利不
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
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龔王與

此明小忠大忠
之賊全用韓非
語

晉厲公戰於鄆陵。荆師敗。龔王傷。臨戰，司馬子
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子反叱曰：
訾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
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
爲人也嗜酒，其而不能絕於口。以醉戰，旣罷，龔
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
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
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
是亾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

此明小利大利
之殘援引最切
當

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故豎
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
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
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
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
得也。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
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奈
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若
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

猶取之內。卑而著之外。卑也。君奚患焉。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不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

二君畢竟爲貪
心既使雖忠告
何苦

璧牽馬而報。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爲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項諫之。君曰。大國爲懼。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爲人臣

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
衛七日而夙繇亡。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
則安夙繇之說塞矣。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
故太上先勝。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齊使
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齊王欲戰，使人
赴觸子，恥而訾之曰：「不戰必剗，若類掘若壟。」觸
子苦之，欲齊軍之敗。於是以下兵戰，戰合擊
金而却之。率北天下兵乘之。觸子因以一乘去。
莫知其所，不聞其聲。達子又帥其餘率以軍於

城門名
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齊王怒曰：「若殘
豎子之類，惡能給若金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
齊王走莒，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
多。此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

下賢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
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
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
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

有道之士精通
乎天地視富貴
貧賤為寄寓送
旅而已不知天
之高地下又
為知帝王之貴
足以款艷移易

耶

此段絕似莊子
口吻

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
為天子而不驕。倨富有天下而不聘。夸卑為布
衣而不瘁。攝貧無衣食而不憂。懾狠乎其誠。自
有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
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乎其心之堅固也。空
空乎其不為巧故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昏乎
其深而不測。確乎其節之不庠也。就就乎其不
肯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假乎其輕俗。誹譽
也。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

宇宙極是喻天
地言其神而包
覆之無望無界
畔也

無所終窮。精克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
其源。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士有若
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
之色。則近可得之矣。堯不以帝見。善綵。北面而
問焉。堯天子也。善綵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
甚也。善綵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
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
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周公旦。文王之子也。

不驚爵祿之士
春秋戰國時多
有此等品雖未
純却高人一頭
地

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霸王乎。遂見之。不可止。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誠行之

此論而內行修。王猶少。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其唯子產乎。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

文侯衣干木之
廬而秦兵遂寢
此亦禮賢之故
不獨勝荆等事

故賢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禮士莫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

報更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為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今雖未能王其以為安也不亦易乎此趙宣孟之所以

此叙宣孟一飯
之施卒獲繫桑
之報以免靈公
之難

免也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孟嘗君之所以却荆兵也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之由也樂也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骹桑之下有餓人臥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為之下食蠲而舖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宣孟與脯一胸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乃復

又推開一步

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舉。吾請為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為誰？反對曰：何以名為臣？骹桑下之餓人也。還鬪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况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士

此叙昭文君濟張儀之窮卒獲其報而彰名譽之榮

其難知。唯博之為可博。則無所遁矣。張儀魏氏餘子也。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將西遊於秦。願君之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留。客雖遊。然豈必遇哉？客或不遇。請為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走。北面再拜。張儀行。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周千乘也。重過萬乘也。令秦

此知孟嘗敬賢
禮士所以得金
其薛亦見施報
之一驗

惠王師之逢澤之會。魏王嘗為御。韓王為右。名號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為憂。文無以復待矣。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薛。薛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知顏色。

仗繳正意甚古
徒奇峭

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蹙之請。坐拜之謁。雖薄則薄矣。故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豈用疆力哉。疆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順說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力雖多。材雖

將勇力二字借
來作眼目暗藏
個仁義在內

勁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盎見宋康成公而謂足聲速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而無爲仁義者。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

通通說下
到歸
結究竟處
一節
深一節

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盎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耶。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惠盎對曰孔墨是也。孔丘墨翟無地爲君。無官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

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疆大矣。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意者爲其

義耶。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剗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其名又甚不榮。意者爲其實耶。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則甚不安之。二者臣爲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汝唱。汝爲我和。其所唱適

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桓公則難與往也。

不廣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其人事則不廣。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北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為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

管子能察國人
之欲惡。逆知子
糾之敗。小白之
成。此正所謂度
之廣者也。

糾在外不可謂
必得主。故曰固
難也。

託其所不能。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若是而

內攻二字新善

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却舍延尸。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

重攻二字又善

此段與左氏相類

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文之業。定武之功。闢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草中之戎。驪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於是天子賜之

結語反收上意

以因則無敵
一句立意首尾

擊應篇中段段
用因字點綴短
僅一二言長即
數十語引証比
擬錯綜變換才
可捉摸

南陽之地。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
公可謂智矣。此咎犯之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
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耶。管子鮑叔佐齊
桓公舉事。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豎
刁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率為齊
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
也。

貴因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

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
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禪位。因
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
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
越遠塗也。埽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武王使
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
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
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
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

一武王分出三
事暗之描寫三
因字

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爲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字法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

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爲人之所欲。已爲人之所惡。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而穫。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

不忍暴殺之惡

此六戰國語

前分段摹寫一
因字印証此排
比直指一因字
結記

期則弗得也。武王恠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者無敵，國雖大，民雖衆，何益。

察今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作世}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為欲同，其所為欲異，口惛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

古者今之則也
不法古而欲宜
于今固難然亦
有宜于古而不
合于今者非先
王之法不善也
時異勢變耳

連用三論申結
以近知遠以益
所見知所不見
二句提之發明
以今知古一句

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為故。先
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
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
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
為法。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
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已。則可以知人。察
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
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
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

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嘗一脔肉
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荆人欲襲宋。使人先
表雍水。雍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
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
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
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
似於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
之法也。而法之。以為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
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

逐句逐論俱是
實理而正意在
言外

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詳論
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故凡舉
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
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
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情論
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
期乎斷。不期乎鏤。鄒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
騫。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
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

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
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爲其
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
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
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
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國
之爲政。有似於此。

